

历史理念篇

李政道先生曾说，艺术与科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。培养了大批科学栋梁的清华，从建校伊始就重视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。在浓郁的艺术氛围中，清华学子中亦不断涌现各领域的杰出人物。从顾毓琇到闻一多，从曹禺到黄自，从赵元任到应尚能……这一个个可以彪炳我国艺术史册的人物，都是清华注重培养学生艺术造诣的见证。从最早的话剧《孤鸿》到引起轰动的《雷雨》，从我国第一部交响乐《怀旧曲》，到被后人无数次传唱的《教我如何不想他》，这一件件艺术里程碑式的作品，也是清华对于我国艺术发展史作出巨大贡献的最好注脚。

一脉相承的艺术教育理念

国学大师们对艺术教育意义的探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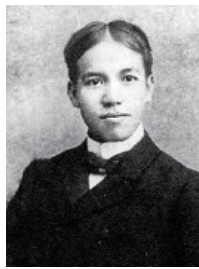
王国维

清华国学研究院在清华的历史不长，然而其影响和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。数位国学导师的美学思想，在清华艺术教育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。

作为近代中国美学思想的开山者之一的王国维先生，早在1903年就在《论教育之宗旨》一文中提出：教育之宗旨“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”。而“何谓完全之人物”呢？他说：“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”。至于何谓“人之能力”？他进一步指出：人的能力分为内、外两种，即外在的“身体之能力”、内在的“精神之能力”。而所谓“人的精神能力”，又分为“智力”、“情感”、“意志”三个部分。与此三者相对应的是“真、美、善”，“真者，智力之理想；美者，感情之理想；善者，意志之理想也”。“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三德，欲达此理想，于是教育之事起”。他认为，因为需要培养“完全之人物”，所以有“教育之事”。然后他又说，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：智育、德育（即意育）、美育（即情育）是也”。提出将“美育”作为独立的一育。

与变法维新紧密联系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先生，对美育亦深有研究。他明确主张“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，则诗歌音乐，为精神教

育之一要件。”他希望藉以写作戏剧、音乐来“一以影响社会，二以陶冶性情”。梁启超先生明确表示，他美学思想的核心是努力追求艺术精神、美学精神、人生精神内在的联系，希望将艺术、美、人生的关系融会，借此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，从而达到改变社会的目的。1920年，他以“略论中国古代真善美之理论”为题在清华讲座。20世纪初，他编写剧本，希望通过戏剧这种“趣味的、生动的形式”帮助人们认识社会，从而影响社会。他认为只有文字剧本还不够，还必需有音乐，能唱起来，又自己编写曲谱。他重视子女们的“美育”教育，其子女梁思成、梁思永、梁思忠不仅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，而且在艺术方面也有相当造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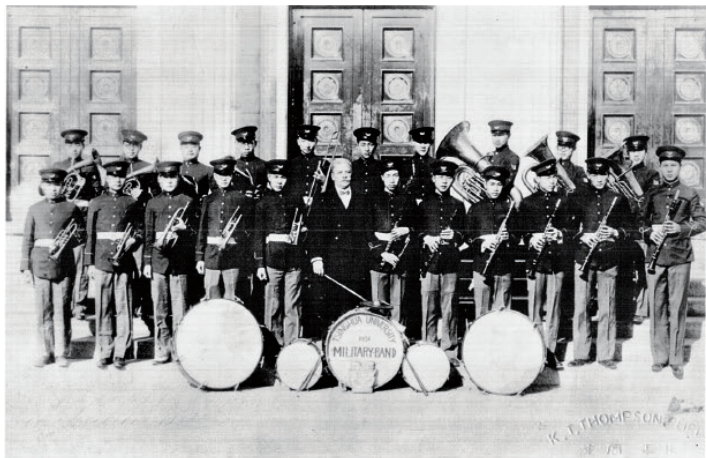
梁启超



陈寅恪

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另一位导师陈寅恪先生，对于文艺作品强调从“欣赏”眼光出发，要有“感性”的投入，要以“设身处地”、“将心比心”的态度，通过“神游冥想”的过程，而达到“神遇”或“意会”的水准。他的这个观点与王国维的“境界”说极为一致。

国学研究院导师赵元任先生是一位美学的



1934年，军乐队与导师库普卡（kupuka）合影



1946年12月1日，为纪念“一二·一”运动一周年，剧艺社演出了揭露国民党对杀害学生的刽子手假审判的《审判前夕》



赵元任

实践者，也是一位全面发展的典型。1925年，赵元任回清华任国学导师，不仅教授语言学，同时还教授音乐，并担任清华“音乐委员会”主任。他提出了建设中国现代音乐的理论，并创作了大量富有时代精神的新音乐作品。著名歌曲作品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（刘半农词）、《海韵》（徐志摩词）等，至今仍广为传唱。他还擅长戏剧。1928年戏剧社排演《一只蚂蜂》白话剧，获得成功，“乃因‘赵元任先生导演细致得法’尔”。

教任清华校长 对艺术教育情有独钟

周诒春先生任校长时（1913~1918年），提出“清华学校，素以养成完全人格为宗旨”的方针，曾说：“我清华历来之宗旨，凡可以造就一完全人格之教育，未尝不悉心尽力”。“今日之学生，宜着重德智体三育



周诒春

固矣”，“清华学校，素以养成完全人格为宗旨，故对于三育教育所施之功，不遗余力”。

曹云祥先生任校长时（1922~1928年），认为“欲养成人格，于功课之好坏无甚关系，是人与人之接触，故欲求为人之道，大都在课外作业中养成之，如运动、军操、组织团体之会社（编者注：即学生的课外社团、学会，其中也包含了文化艺术活动）。……倘学生精力仅能对付功课，将来立身社会，仅能为一守分之国民，其他一切公益，均无暇顾及。”



曹云祥

梅贻琦先生任校长时（1931~1948年），清华已改制成为完全的大学。在他主持大学的17年间，他的办学理念除了为人所熟悉的“大学乃大师之谓也”，他更提倡“通才教育”。学校设立了从事音乐教育的专门机构——中乐部、西乐部以及音乐室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蒋南翔担任清华大学校长（1952~1966年）的14年中，提出并贯彻了“又红又专、全面发展”的教育思想。他说，清华学